

41
1
30

諸字板史記

列傳

百廿七
百三十
終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比之齊遇日者日者曰

帝以今日殺墨龍於北方而先生之

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

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

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

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
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
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周禮有太



者贈奇
氏董林爵伯
日 月九年
館書圖塾義應慶

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

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

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

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

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

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

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

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

人即同興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

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

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

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

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

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

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

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鳥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

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

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

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

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

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

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

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

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

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

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

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貶。趨而言。索隱曰：趨音織。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

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

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

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

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

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

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

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義曰言賢方能審賢
以爲賢

不忠或忘以是字屬下
不忠而諱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
賢才乎恣賊殺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
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
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有入者進有財者禮
是偽也子獨不見鳴鳧之與鳳皇翔乎蘭芷
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

代李作伐

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
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
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
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
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
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
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
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
收也卜吉而後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
有故云有之

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
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
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
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
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

者

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
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
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
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
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
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
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

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至。今夫卜者導惑。

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

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
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
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
逸云糈精米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
所以享神日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
奪其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

人究傳師古曰毒恨也

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
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
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
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
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
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預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
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
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姓好解婦來
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
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
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
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
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

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
立名聲千里者各徃徃而在傳曰富為上貴
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
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
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
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
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
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

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即時與太卜待詔為即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興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

者也凡之興各卦卦辭對山之兆於而夏者

何索隱述贊曰以如善言氣以土不也皆也

大史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羨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刪成侯曰者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陰山之兆從而夏啓

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

義曰昆蟲謂龜也

疇者幸也

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
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
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
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
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
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
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
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

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
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日攘一作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
襄襄除也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蕃龜時
日亦有力於此上禮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
如立子明之屬富盜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

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頰中素有眦眦不快因
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
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
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撻謂兩手執著分而撻之故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
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
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之兆戰于阪泉之兆卒

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

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

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早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

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

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

背音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

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

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

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

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

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

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爵

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

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

業

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

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

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

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

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齊隱

傳即太卜所得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古占龜之說也

著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下有神龜所謂伏

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指卷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

徐廣曰籊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

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
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
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間著生滿百莖者其
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
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
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

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箸長八尺即難
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
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
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
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
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
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

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龍能屬也。音決。○索隱曰：蚌當為蛟。蜃音蚌龍伏之。龍注音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

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高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尊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即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

臑音乃

在江南嘉林中

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

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

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

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

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徐廣曰一孤反

林中者齋戒以待讖然

索隱曰按材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

音烏謂白蛇背蟠杆此林中也讖音

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讖然也 狀如有

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音被○索隱曰佗音徒

我反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

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

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

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

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

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

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

左方指下所記

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
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
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
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
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
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
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
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

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
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
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
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
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
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
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
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

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
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
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
謂昨夜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
南北正義曰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
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
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
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

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
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
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
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
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
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
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
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

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
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
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
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
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
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因王
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
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

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
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
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
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城安平靜
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
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
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
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

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

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它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疆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疆取者必後無功。桀

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于是無仁義之名
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
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
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
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
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
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詭音土和反○索隱
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

記正義曰也

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
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
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
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
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
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

史記卷六十八

十一

日說文云衣服謂蟲草木之怪謂傳為單薄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

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

原為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

故牧不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

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

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

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耨之

耨之徐廣曰耨口得所嗜目得所養身受其

利以是觀之非疆不至故曰田者不疆困倉

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廩商賈不疆不得其

贏婦女不疆布帛不精官御不疆其勢不成

大將不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沒世無名故

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

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

集雄徐廣曰集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

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割也傳賣於

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死，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

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

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教為象

即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將至

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

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箸也聖人剖

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也箕子恐死被髮佯

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

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

競

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徐廣曰競一作

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

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

將彌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

勝敗而還走圍之象即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

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

其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館一作是人

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

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
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
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
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
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
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
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
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

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
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
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
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
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朱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
紂為象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
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
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

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

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

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

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

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

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

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

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

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

荆支上之必制其創正義曰理達於理文相

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

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

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

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

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

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

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

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

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

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

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

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塗門

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

而射之應弦没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蓬蒙

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塗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

神地柱折天故母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

抄說大緣也正義

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真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

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

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蟇辱

於鵲郭瓚曰鵲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鵲反腹者鵲憎其意而心惡之

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瓚曰騰蛇龍屬也

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徐反如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

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

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

卯子午日

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

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

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

卷○正義曰按歲月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日時孤虛並得上法

有虧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

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

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

成三五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五而陳之也○索隱曰劉氏云

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貞反○正義曰言以
為屋不成火三兔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
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
全喻龜之乃生也不全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
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
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
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義矣古者筮必稱龜
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
月三月右轉周環

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
黑點為十日也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
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
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

胗開

索隱曰音琴胗
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
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
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

已卜暮昏龜之徽也索隱曰徽音叫謂徽繞不明也不可以

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被龜索隱

之日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

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乃持龜而遂之

若常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人若

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

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

氏說當連下句劉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

卯三度指之三周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

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

第言燒荆枝更逆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

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

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

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

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被去玉靈之

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

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鑽之處物若木也

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

灼首曰正足一作徐廣曰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

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

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

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

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

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

悔即得發卿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

得發卿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

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

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

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

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

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

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

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

外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

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

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

不言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山自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
得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
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身開節折外高內

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
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
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
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
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

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
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
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

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
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
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
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
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言請謁不
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

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
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
來繫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
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
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繫
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
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
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繫

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
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
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
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母傷也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
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

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
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繫盜
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
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
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不盜
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擊
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
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
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擊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
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

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擊者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
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

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
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
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
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
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
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

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
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
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
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行不遇盜雨
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
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來不乘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徒
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兩霽
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

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
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
兵行不遇盜雨不兩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乘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
見行不遇盜雨不兩大吉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内下下有憂無傷也行
者不乘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祭而市買不得
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乘繫者久
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
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

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退亡人漁獵
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乘擊盜不合聞盜來來
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
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
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
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乘擊盜勝聞盜來不
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

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
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
不死擊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
不得行不行來不乘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
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言歲不孰民疾疫歲
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
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求者不來病者死
擊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來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
脰以占病病甚不死擊久不抵罪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
不乘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
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其不死
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
求入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
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
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

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
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

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
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

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

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凶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
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
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
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其根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

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
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多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
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擊留毋罪
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
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交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
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
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
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

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
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
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

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盼以下有求不得以擊有罪人言語

恐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

凡此六十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

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

法病者足盼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

盼者不至行者足盼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

得足盼者不得擊者足盼不出開出其卜病

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我以下九十七字可乎
山部抽

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傳雖如日本和點未通義理待精史學之人以可究其深奧者也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

生也生貨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雞狗之

音亡 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

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 太史公曰夫

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既述虞夏以

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
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
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
妙論如字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蘆徐廣
日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雖反穀
木名皮可為絁蘆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盧紵
音竹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枏梓索隱曰南
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
音連

之末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章龍門碣石正義曰龍

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索隱曰言如
置棊子件往

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
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

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
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鈇其下有

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此其大較也索隱曰
較音角

大較猶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

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哉徵期會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
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貴之徵賤各勸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
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
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

有闕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貪而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

音昔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

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

齊中表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

也夫治氏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

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臣天下而管氏

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

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

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

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

人姓平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帥事之○索隱曰韋服云計然

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計然。曰：知鬪則修備，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曰：國土者，土穰者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曰：國語大夫種曰：貴人旱則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也。

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

關市不毛，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音張呂反。

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以物相貿易。

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

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

貴故乘時取之如珠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

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

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浮於

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

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鳴夷

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鷓夷也用之

也按韓子云鷓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之陶正

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

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

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

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為朱公

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

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而不責於人謂擇人而與人不負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入而

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分散與貧交
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
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
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

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

貯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蓋原憲不

厭糟糠索隱曰饑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

帛之幣以聘享諸侯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

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
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

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大陰在郊穰正義曰大陰後二辰為

太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冰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
律二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殺故曰吾治生產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

起則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

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恃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
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
典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按
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
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
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猗氏
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哇鹽作哇若種韭一
哇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
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

礮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
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
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
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文則著平
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
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
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
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
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
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
餘高二尺白色光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
明洞衛年貢之也

與王者培富

烏氏保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保名也○
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保

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保名也畜牧及眾斤

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

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斤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

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畜至用

谷量馬牛韋昭曰蒲谷則具不復數○索隱曰谷音欲秦始皇帝

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

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

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清寡婦也能

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真

婦而客之為菜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

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

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

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

穡殖五穀地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

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姦邪○正義曰重並逐掛反言關中地重厚氏亦重難不為

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

故曰隙正義曰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

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

邑北卻我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
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
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
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煙支也紫赤色也薑丹
沙石銅鐵徐廣曰卬都出竹木之器南御滇
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
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
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以所多易所鮮索
若車轂之奏故云縮轂也

曰易音亦鮮音勸言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

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正義曰要音霄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

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

殷墟地屬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

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揚平陽陳西賈秦翟

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

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

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揚

有陽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晉灼曰慎音慨

也○索隱曰慎音莫伎音真好氣任俠為

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

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

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兜一音囚几反皆徒

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

僿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也故揚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

猶經營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北賈趙中

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猶復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懷急日懷

急也音緇一作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儂一作惠音翹

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索隱曰推即推休

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羨物徐廣曰羨

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

屣也瑣曰躡跟為跕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

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

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

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

之間正義曰勃海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

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

遠騰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

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有魚鹽棗栗之饒

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東縮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

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

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

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

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

備於禮故其民齷齷索隱曰齷音則角頗有

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

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

東徐廣曰芒碭以北為臨淮屬巨野正義

州鉅野縣在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

鉅野澤也○正義曰鴻溝以東

芒碭以北至鉅野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

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

起也成陽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

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

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

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二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

也楚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

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殺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

正義曰荆州江陵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

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

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

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

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上

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

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陵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

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西也正義曰浙江南則

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

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鄉

○正義曰故郟城在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

濠州定遠縣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

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郟郡在

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

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豫章

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

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

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亦一都會

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

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廬州也。

日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

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

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音謹。

物之所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

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

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

犀璠。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

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

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

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曰：武

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

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

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
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

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

石鹽及地鹽

鹵領南沙北

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

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

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遘反縣直也○正義曰言風草

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

果隋

徐廣曰地

理志作窳○索隱曰隋音徒大反窳音郎果反

羸蛤

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

字也羸力和反果播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

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

裏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

不待賈而足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

勢饒食不用他賈而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以故皆窳

徐廣曰音紫皆窳荀且墮懶之謂也駟案應邵曰皆弱也晉灼曰窳

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

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

食羸蛛之肉多偷生無積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

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多貧是故江淮

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
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
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
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
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

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

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

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

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一作流其實

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

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跼跼音吐娒反屣音山耳反舞屣

也目挑正義曰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
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
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
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
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
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

失或作

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
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
有園田牧養之給其利封者食租稅歲率正
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日音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
率二百故
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
日息

二千故百萬之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

家亦二十萬音義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

日五十四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噉千所記各異

牛蹄角千也漢書音義曰自六十七頭千足羊

澤中千足韋昭曰二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

以介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

魚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檉木所以為轅音

也故○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穀服虔云章方

也樂音云穀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

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

徐廣曰六若千畝徐廣曰也音倩一名紅藍

其花染縵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

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

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
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
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
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也此其大經也今治
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
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
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
千甕酤醢醢醬千坳徐廣曰長頸罍○索醬
千飴徐廣曰大罍並○索隱曰音都甘反漢
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敗穀糴千鍾徐廣
穀也糴音都濫反薪橐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
音掉也

千章 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棗章材也舊幣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

孔反洞音動 又並如字 竹竿萬个 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

木曰 其輶車百乘 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上音遙說文云輶小車也

牛車千兩 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轆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

木器繫者千枝 徐廣曰繫音休漆也○正義曰頰云以漆物謂之繫又音

詳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繫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繫盤朱兩義

並通 銅器千鈞 徐廣曰三十斤 素木鐵器若厄齒千

石 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駟案 馬蹄躐千 徐廣

曰躐若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膠一日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

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

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 牛千足羊

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彘千雙僮手指千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者皆有作務

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

以別馬牛 牛蹄角者也 紫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搨布皮革千石 徐廣

曰搨 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搨布白疊也○

正義曰頸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貌

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

桐李下答

藥麴鹽鼓鼓荅

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饒孫叔敖云饒瓦器受斗六升合

為饒鮐鯨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鯨音臺又音鮐說文云鮐海魚也鯨音齊禮反刀魚也

鯨千石鮑千鈞

廣

日鯨音鯢鯢魚也○正義曰鯢音旅荀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鯨以斤論鮑鯢以千

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鯢鮑是雜者也徐云鯢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

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膊關棗栗千石者三

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狐鼯正義曰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藥千鐘

正義

日鍾六斛四斗果藥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佩金錢千貫節駟

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僧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僧

其餘利比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常賈

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此亦比

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佗雜業不中什

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則非吾

財也請且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

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

石皮 鼯鼯

漢書作布

民工作布
如見漢書家巨如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

破趙遷卓氏卓氏見之盧略獨夫妻推輦行詣

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

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

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

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

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

州梅邛縣其地肥又汶平野有大芋等也華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

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

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

入導江非漢中至僅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

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

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

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

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間

也暇然其贏得過當亦愈於織正義曰音色嗇連

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

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家致富數千金故子雍容而勝於慳悵也

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

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行

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

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

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

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漢書

日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言其能

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

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

寧爵母刁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

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

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

賈廣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數過邑不入

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益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在關內張任氏之先

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為

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史督租穀吏上

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容

倉粟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

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

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

正義曰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

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

食公事不異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

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

主并侯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并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

畜牧也姓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頭粟以萬鐘計也漢書音義曰邊塞主并侯卒

日孟說非也按作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并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作塞而致此資

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

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諱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

之果焉尤景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齋音子稽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

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

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益氏出捐千

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一索隱曰謂出三月

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益氏之息什倍用此

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

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

杜姓也宣帝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

日異一作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
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
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
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
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
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也而秦陽以蓋
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掘冢姦事也

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

成以饒敗脂正義曰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

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徐廣曰酒酒削薄技也或作細

而邳氏鼎食胃脯音先簡微

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大官常以十月

言云劍削關東謂之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

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酒之又方

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馬
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

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也而或

太史公自序傳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

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此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

曜較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

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

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

實錄... 卷六十六... 史記一百三十一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禮書第十

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摠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實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物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周之程邑也

司馬氏正義曰司馬鹿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

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

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

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屬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

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曰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書譙名喜也

云名以傳劍論顯曰傳手擲論而釋之晉灼

日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

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

也蘇林作搏言手削贖其後也正義曰五怪

搏論而知名也反如淳云刺

容傳之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

削贖也蘇林曰郡守也錯孫斬

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斬

徐廣曰一作斬○索隱曰事武安君白起而

錯音七各反斬音紀豐反武安君白起而

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武安君阤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

日地名在咸陽西十里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

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

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

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斬孫昌昌為秦主鐵

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官當始皇之時削贖女孫印為武信君將廣

正義曰印
五節反

阮三拔

日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

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

也蘇林作搏言手削贖其後也正義曰五怪

搏論而知名也反如淳云刺

容傳之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

削贖也蘇林曰郡守也錯孫斬

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斬

徐廣曰一作斬○索隱曰事武安君白起而

錯音七各反斬音紀豐反武安君白起而

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武安君阤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

日地名在咸陽西十里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

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

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

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斬孫昌昌為秦主鐵

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官當始皇之時削贖女孫印為武信君將廣

日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

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李云削贖生

昭預昭預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

憲憲生印也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

殷索隱曰漢書云項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

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

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率皆葬高

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贊曰：長安城無高門。

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九里。漢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

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

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

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

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

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

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

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大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

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

在其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紀也。書云：星則唐

都受易於揚何。徐廣曰：留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

也。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慙

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

書或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

謂易繫辭案下二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

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

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祥徐廣曰一作詳案李奇曰日月令星官

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令此作祥於義為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

所忌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而難遵

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然其

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

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觀

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

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膽足萬物索隱曰膽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至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

日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

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

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

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

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

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常也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

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

高三尺子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土階三筴茅茨

不翦正義曰屈蓋曰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

也正義曰採取食土簋徐廣曰一作增駟栗

為椽不刮削也此器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斲土刑

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龍也糲梁之食正義曰服虔

云糲龍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曰糲

云糲所以盛齊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

為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

食脫粟之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

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下糲藿

率音律

在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

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

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

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

曰嚴而少息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有近

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及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

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

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

易行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

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

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

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

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

度與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

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

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

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徐廣曰音款空

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教言無

聲也窳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

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

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光耀天下復

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

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

也者形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

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

龍門徐廣曰在馮田夏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

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陽縣

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

人也至唐改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

龍門山萬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

南也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二十而南游江淮

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

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

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

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

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

地志云石篛山一名王筍山又名死委山即

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

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

宛委赤帝左闕之填萊以文玉覆以盤石其

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

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

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

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

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巖之下三季庚

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

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

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闕九疑索隱曰山海

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

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

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浮

之亦搜採錄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

於沅湘

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北入海北涉汶泗

日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

風鄉射鄒嶧

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嶧山在鄒縣

此行鄉射之禮 戶困鄒 正義曰地志云徐州滕縣

為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 薛

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皮鄒

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

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 地理志魯國蕃縣應邵曰邾國也音皮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

郡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

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 故發憤且

率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

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前世

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子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
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
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
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

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

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

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

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

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

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紬史記曰徐廣
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書故石室金

事而次述之小類云納謂綴集之也

價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

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

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則萬靈罔不

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

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

抄司馬遷丁於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

人司馬遷也先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

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

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

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

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

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

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歲莫嗣安在於千

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有能紹明世正

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

首灼云此古讓字言

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上大夫壺遂曰索隱

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日案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

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懸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九

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

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

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

有僭侈纂述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

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
非故長於治入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
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
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
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四萬四
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
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
類云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

云李作

萬八千亦足稱數萬耳非字之誤也萬物之散衆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索隱曰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故

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

案今易無此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
義理則故陷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
於罪咎也辭而不教夫不通禮義之古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顯

所干犯也一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
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
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
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

序其冥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音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與

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

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

色受命於穆清如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

譯款塞應即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

為寇害○正義曰請求獻見者不可勝道臣重譯更譯其言也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

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

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

幽於縲紲乃喟焉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

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

書隱約者索隱曰索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深唯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

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率述陶

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

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

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

止漢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

尚書推正故稱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四聖謂顓頊帝嚳

堯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

或音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

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大甲居桐德盛

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幸湛酒諸侯不

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

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

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

曰豪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之尸以人為狗詩

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錄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

鑄以為鐘錄也○索隱曰錄音巨錄鐘也維偃千華尊號稱帝矜古也

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

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軍諸侯立之誅嬰背

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

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

八

惠之早實正義曰音頌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

擇也不為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擇為是也崇彊祿產諸

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

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

史記卷七十

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息博施厥稱太宗作孝
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
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
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
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
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率
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跡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
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
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

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

已也天漢序曰敬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

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

所踵繼其後乃云強弱之原云作漢興已來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

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

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

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

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

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
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
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
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
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
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

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

化向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

來樂之興表也作樂書第二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非德不昌黃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

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非德不昌黃

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啟泉之師湯武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

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

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

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做勝負太公孫異王

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子徐廣曰王能給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

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

間不容翺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微也翺者輕也言律曆窮陰陽之妙其

間不容輕忽也言翺恐衍字耳○正義曰翺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

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五家之文拂異

索隱曰拂音悖一音扶物反拂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

正義曰五家言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及乖異不同雖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

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

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

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

靈固不裡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

書第六 對峙山本 對峙山本 對峙山本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

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殖爭於機利去本趨

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

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

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痛痛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

弱而肖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痛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痛微故尚父微

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

縲權于幽徐廣曰縲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

索隱曰縲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陰謀○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縲音武

處反言呂尚縲於幽權之策番番黃髮番音

謂六韜三略陰扶七術之屬爰饗營丘不背柯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

肖李

史記卷五

二五

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

姜姓解亡徐廣曰關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

公世家第二五善曰勅音角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

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

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

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曾禪

也周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

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周公為

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大任文王妃

榮霍魯衛毛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作管

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

身作禮
化音起

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
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

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聵子

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

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

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

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

戰亦不適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

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宋乃滅亡嘉

微子問大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魯侯太子名

仇少子名卒滅武公纒姬之愛亂者五世重

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晉伯范中行韓魏

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重黎業之具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燔之周

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

莊王莊王既救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

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歲作楚世

家第十大補於宋世卷八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長越春秋云啓

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

而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

廢也案今禹廟文身斷髮龍鱗與處素隱曰

在會稽山下龍音元

鯀鯀音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奉禹之祀句

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

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

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

十二生父正義曰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

曰良也 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
 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
 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入知之及絳戮干我翟和之文
 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
 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
 晉文中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

賊賊

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
 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
 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
 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
 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
 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

追修

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軌之統紀於後世作孔

子世家第十七公西赤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秦失其政而陳涉發

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賈人趙之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誠意適代厥崇諸竇栗

姬偵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

偵卡偵音頁

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茅艾為

楚王爰都彭城以強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

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也文作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

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正義曰謂信齊往而

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

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

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

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

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

日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

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

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

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薰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

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

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

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

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凡齊趙而出委以梁

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

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

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

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

管晏列傳第二

率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
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以靈景公以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
馬穰苴列傳第四燕昭王天不降之於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
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
起列傳第五餘策吳王命世宗發二十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負奔吳作

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

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譽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

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

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一作襄雄諸侯擄里甘茂之策

作擄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

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

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

列往世興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

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

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

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

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訟於不肖唯信陵君

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

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詬音迤○索隱曰詢音次侯反詢辱也而信

威於疆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范睢蔡澤

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疆齊之讎雪

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

諸侯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

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

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侯作吊
 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年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
 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年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
 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田單用即墨為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
 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年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
 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
 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啟卒破子
 羽于陔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

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

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

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

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倉為主計整齊度量序

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

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

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從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

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率為列臣藥公不劫於勢而倍

死作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不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不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不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不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

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或在循

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

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省厥漚王吳遭漢初定

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具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

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入，作韓長孺。
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彌令不煩，師徒鄉之作。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
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
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
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約貢
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淩，寧是東甌也，永葆守封
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作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

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音晉寒反五十四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

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

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

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鄭當時字莊也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

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

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慨一作汲鄭

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率京師莫崇序唯建元元狩之間

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斲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

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

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廣徐

云不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

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

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

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

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

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觀其大

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索隱曰其書既亡

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然各

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

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

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

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

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贊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

制度之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

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

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

司馬氏世至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掌天官乃廣知天文星

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此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若

論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必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

益律歷改易其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

之後亡楮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

云山川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

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統北

辰諸輔咸歸車群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二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言紀言扶

義個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大史公書序

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

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略以

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

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

大傳之正義曰太史公撰史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其協于六經異

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

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無

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侯後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

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

有樂乎此也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

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遷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

三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

律書漢典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制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

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

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常也日者不能記諸

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慕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由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大定以自我錄六十

史略二百三十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由李丁

散其終始

事類

吳郡

車
吳郡
吳郡
吳郡



